

“疯狂的油价”曾令世界苦不堪言



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欧洲甚至出现马拉汽车的奇观

两次石油危机让西方世界“休克”

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让油价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示了它的震慑力。为回击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对以色列的庇护行为，10月16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将海湾地区的原油市场价格提高70%，第二天又宣布每月递减5%的石油生产计划。面对阿拉伯世界如此明确的警告，美国仍坚持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结果引来致命——吉阿拉伯各产油国相继对美国发动石油禁运。据统计，从1973年10月1日至1974年1月1日，国际油价从每桶3.11美元上升到11.65美元。暴涨的油价直接导致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严重依赖中东廉价石油的美国在这次石油危机中首当其冲。美国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减少航班机航次限制车速、对取暖用油实行配给、星期天关闭全国加油站、禁止和限制户外灯光广告等，甚至连白宫顶上和联合国大厦周围的电灯也限时关闭。时任总统尼克松还下令降低总统专机的飞行速度，取消周末旅行的护航军机。这场突如其来的石油危机导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14%。

第一次石油危机不但让阿拉伯世界见识到石油武器的威力，更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中东产油国的态度。从1974年开始，美国为拉拢沙特和伊朗这两个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向它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遭受“池鱼之灾”的日本和欧洲也被迫放弃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当时日本所需石油的七成来自中东，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日本工业生产下降超过20%。日本认识到，必须摆脱美国的限制改走“亲阿拉伯”的中东路线，才能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这成为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转向独立自主的重要事件。原本在中东问题上坚定支持英国的英国也改弦更张，随后更在20世纪70年代积极推动北海大油田的开发，以保证自身能源供应。

全球还没有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新的打击接连而至。1978年底伊朗爆发革命，这个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停止出口原油，导致全球油价急剧上升。还没等风波平息，1980年两伊战争又爆发了，由于原油日产量锐减，国际油价飙升，

每桶原油的价格从14美元涨到35美元以上。第二次石油危机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导致美欧超过3500万人失业。欧洲媒体感叹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还不曾遭受过如此深重的经济苦难。”

油价暴跌成苏联解体推手

相比哀鸿遍野的西方国家，在前两次石油危机中获利最大的除了阿拉伯世界，就要数苏联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西伯利亚一系列大型油田陆续投入开发，苏联石油工业进入黄金发展期。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苏联大幅增产，并拒绝配合阿拉伯世界“限产保价”，反而与后者争夺西欧市场。据统计，1975年苏联石油日产量达到80万桶，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头号产油国。在油价暴涨的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石油产量更是维持在年产六亿吨(日产量200万桶)的巅峰状态。当时对西西伯利亚油气工业每投入一卢布，经过三至四年就可以收回30至40卢布的利润。许多人乐观地认为，油价上涨到一定高度后会成为稳定的“摇钱树”。

出口石油的暴利让苏联获得巨额硬通货，不但可以凭此在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外国先进设备和消费品，还成为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财政基础。尤其是当时苏联已经严重依赖通过国际市场进口粮食，石油成为解决苏联粮食问题的灵丹妙药。据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不止一次向西西伯利亚主要石油开采企业的领导穆拉夫连科提出请求，内容是：“面包出现问题，请增加300万吨计划外石油”(用于出口创汇)。

苏联在经济上暴露的短板迅速让老对手抓住机会。1985年8月，美国政府授意沙特增加产量，实行“逆向石油冲击”战略，向已显萧条的世界市场注入石油，打压油价，抑制西方的通货膨胀。沙特石油出口迅速从每天不足200万桶猛增到约台900万桶。受此影响，1985年11月，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逾30美元直线下降，到1986年4月1日已跌至每桶十美元，下跌幅度竟达70%。

正所谓祸不单行，此时苏联正面临石油开采量下降和成本上涨问题。美国乘机对西西伯利亚所需的石油开采设备实行禁运，让苏联希望提高石油产量，靠提高出口量来弥补油价下跌造成外汇收入下降的企图也化为泡影。在油价暴跌、石油产量锐减的双重打击下，苏联外汇收入已无力满足进口粮食以稳定国内供给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国内出现严重物资短缺，这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推手。（摘自《环球时报》）

徽州大劫难：朱老五火烧屯溪街

91年前，徽州地区经历了一场大劫难——1929年4月4日，安徽东至人朱富润（因在拜把兄弟中排行第五，人称“朱老五”）率领一百多人自休宁到屯溪，他们向当地商团要枪来逐而纵火焚烧，将屯溪精华毁于一旦。这就是著名的“朱老五火烧屯溪街”事件。

唱本中的“朱老五入徽”

根据《徽志资料选编》记载，朱老五生于1895年，为东流县（今东至县）朱家村人。此人出身贫寒，曾在军阀部队当过营长，后被遣送回家。他纠集当地的一些人，打着劫富济贫的口号，活跃于深山僻坞。

1929年3月31日，朱老五率部一百余人，身披白布，手持步枪、刀矛，号称“天下第一军”，翻越赤岭进入徽州，抵达祁门县历口。历口是红茶的重要产地，原本商客云集，朱老五一伙的出现，令诸多商人闭门弃店，四处逃窜。朱老五找不到有钱人，就找一些高门大店纵火泄愤。

随后，朱老五又率部朝着祁门县城进发。县长詹纯熙自知寡不敌众，遂派人至朱老五处，表示愿意奉送五十至十万元的“茶仪”，恳请他们绕道而行。朱老五断然拒绝，4月1日率部进入祁门县城，焚烧县署和商铺。

对此，1939年抄写的《朱老五》唱本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朱部进入祁门县城后，首先释放了监狱中的囚犯，让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1929年4月2日，朱老五率部进驻黟县渔亭镇，在当地搜罗枪支弹药，没收富商财产，焚毁商铺。

接着，朱老五绕过易守难攻的黟县继续东进，突破多道防线，进入休宁县城。他故伎重施，释放狱囚，壮大队伍，放火烧毁县署，没收商铺的资财。接着，朱老五部又与赶来支援休宁县的电溪商团40余人展开激战。不久，后者被击溃，朱老五遂押着一些豪绅富商作为人质前往屯溪……

屯溪镇毁于一旦

朱老五到屯溪，人马已有300多人，不仅在屯溪桥上打死孩童，还要求电溪商会交出枪支弹药。朱老五入徽之初，商会会长汪仲容就让商团在沿途布防狙击，但却屡败屡战。当朱老五进逼屯溪时，汪仲容与之在西南郊相遇，并展开激战，结果，商团大败，汪仲容逃进深山。

4月4日，朱老五率部进入屯溪，勒令交出汪仲容

刷，连牙膏，她都替柴玉兰挤好了，刷牙水也兑得不冷不热地递到她手上。柴玉兰想自己做，可汪点点不让。

“柴姐，你要是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就别这样跟我见外。你没听有首歌里唱的嘛，十年才修的同船渡呢，咱姐妹俩的缘分，可不是十年八年能修来的吧？你要不嫌弃我这个妹妹，往后咱就常来常住，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汪点点越说越热乎，柴玉兰越听越激动，心里的热浪一波波涌上来，泪水都快落下来了。自从妈妈走了以后，谁对她这样知冷知热地疼爱过。汪点点这样的大记者，能把她当姐姐，她觉得自己真是烧了八辈子的香高子。

“看你说的，我哪会嫌弃你，我有啥资格嫌弃你呀！”柴玉兰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那就好，咱说定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妹妹，你就是我姐祖了。不许反悔呀。”汪点点说着，伸出小手指，跟柴玉兰勾了勾手，“拉勾放炮，一百年不许变呀！”

柴玉兰被她逗得笑了起来。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柴玉兰和汪点点并排躺在床上，月光洒进来，照在她们脸上，柔柔的带着丝丝冷意。浓浓的花香，从门窗的缝隙里，丝丝缕

今年国际油价“史诗级暴跌”已经多次刷屏朋友圈。让人关注的是，历史上油价的“过山车”式暴涨暴跌往往对全球经济乃至政治生态产生猛烈冲击。

早期油价暴涨暴跌是常事

在还没有发明内燃机，更不用提汽车和飞机的19世纪60年代，石油只是一种普通的工业产品。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它的价格暴涨暴跌是常事。最早开始大批量开采石油发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从1859年开钻的第一口油井开始，这里生产的原油短短几年内就占到全球产量的一半。

不过此时石油的用途主要是提炼煤油这种照明燃料，汽油属于危险的副产品。狭窄的应用范围让石油价格极易受到市场的影响。从1859年到1860年底煤油商人大力推销这种新照明燃料，让很多人对石油的前景看好，油价一路高涨到1861年1月的每桶十美元。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开采当地的石油资源并没有什么技术门槛，投资者蜂拥而至，大地上钻井林立。无限制的生产导致供过于求，油价迅速暴跌，到1861年6月，油价已降到每桶50美分，年底时更是跌到每桶十美分，当真是“装石油的桶比里面的油还贵”，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油价走势。战争双方对各种物资的迫切需求让油价转头飞速上涨。1862年底，油价已经涨到每桶四美元，到1863年9月达到每桶7.25美元的高点。让人想不到的是，1879年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又差点把油价推下深渊——物美价廉的电灯严重挤占了煤油灯的市场，石油失去主要用途后，价格因此再度暴跌，一度下探到每桶0.48美元，比当时产油区的饮用水还便宜。就连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也忍不住向妻子抱怨说：“如果没有投资石油，我们现在应该很有钱了。”

19世纪末，内燃机的出现终于结束了石油大亨的苦日子。随着汽车开始规模化生产，全球市场对汽油的需求与日俱增。

1911年，汽油的销量首次超过煤油，并带动石油生产迅速增长。随后全球石油产量从1920年的6.9亿桶猛增到1940年的21.5亿桶。但此后尽管石油在燃料和化工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然而在号称“七姐妹”的七家跨国石油巨头控制下，国际油价长期保持在低位，甚至一度还不到煤价的一半，为此蒙受损失的却是第三世界的产油国。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1915年，日本趁欧战方酣，列强无暇东顾的时机，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二十一条”。到了1919年，欧战结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日本又有强迫中国代表追认“二十一条”的行动，中国的外交形势十分严峻。北京各校学生经过秘密筹划，于5月4日举行示威运动，用猛烈的方法惩恶警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高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汇集，宣读《北京学生界宣言》，并游行示威散发传单、高呼口号。部分学生决议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前面示威。曹汝霖住宅前的警察和曹氏仆役见人数过多，立刻关闭大门，此举刺激了前来示威的学生，学生们于是破窗破门而入。

当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恰好在曹宅聚会，曹汝霖、陆宗舆二人从后门溜走，章宗祥遭到示威学生的殴打，示威学生在感情奋张之余还放火烧了赵家楼。大批军警闻讯随即赶来，逮捕学生32人，其中北大被捕学生有2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天安门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的壮举留下的文献资料中，最珍贵的要推顾兆熊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张东荪《“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这三篇“短评”，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三份文献。

“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概念的提出

顾兆熊是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他在1919年5月9日《晨报》“评坛”栏发表的这篇名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评论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有关“五四”的文献资料。顾兆熊称5月4日的行动为“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是铲除“旧秩序”与恶社会，建设新秩序、新社会的“示威运动”；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示威运动”；是“良善分子与恶劣分子”的“可贵”的“决斗”。他从这场运动展望国家的未来对前途充满憧憬：“吾观此次学生之示威运动，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已有一种趋势。倘再辅以详确之学说，教以真道德之实质与决斗之作用，则将来之社会，必可转病弱为强健也。”

作为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对顾兆熊所说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作出了更准确、更鲜明的历史定位。他在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的《“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个词，比“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的提法更简洁、更清晰、更嘹亮。尤其是他提升出来的“精神”两字，其意义极其深远。

罗家伦郑重地告诉人们：“五四运动”不仅仅是“感情”的，也是“理智”的；不仅仅是“青年运动”“政治的运动”“国家的运动”“国民运动”“民族运动”“打破恶社会制度的运动”，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思

王副校长的话，让柴玉兰觉得不好意思了：“王校长，看您说的。你们对我这么好，对孩子这么好，我真的感激不尽。你们想的这么周到，我自己没想到的你们都替我想到了，那还会有啥不周？我已经好了，不能再麻烦你们了。”

“你看你这样说就见外了，有啥麻烦的？你要不嫌这里条件差，就住着。这样孩子也放心，你也放心不是？啥也别说了，安心养病，等养好了病再说别的好不好？这事就这样了，我还有个会，有啥要求让金嫂告诉我，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尽力！”王副校长说完，握了握柴玉兰的手，就走出了屋子。

望着王副校长匆忙的背景，柴玉兰心里一股热浪涌上来。学校的领导太好了，王副校长太好了！在山东她没有亲人，他们比她的亲人还要亲啊！

柴玉兰就又住了下来，回家的事，她不好意思再提起了。

汪点点来到柴玉兰的小屋，她没有跟前两次那样坐下就采访，而是跟没事人一样，一边很随便地跟柴玉兰说着家常，一边手脚麻利地收拾着屋子。

屋子小，也没什么好收拾的。早晨金嫂走之前已经收拾过了。但汪点点也还是仔细地收拾着，不放过一个小的细节。

“汪记者，快歇歇，我好了，能自己做。这些

事，哪能让你干？”柴玉兰几次劝说，汪点点却总是不停手。连金春雨放在妈妈床上的是一件上衣，她也拿过来重新仔细地叠了一遍。

“你就拿我当妹妹吧，我干点活累不着的。你还没好利索，先歇着。”汪点点把要干活的柴玉兰拉到床上，让她躺下。然后边跟她说着话，边手脚不停地干起来。直干到头上冒出了汗，干到实在再也找不到可做的事了，才停下。

汪点点洗干净手，先倒了杯水放在柴玉兰床边，又转身从带来的方便袋里拿出几个苹果，洗净了，然后慢慢地削着果皮。

柴玉兰心里很感动，她不想躺着，可又不好意思坐下来，就坐在床上。

“柴姐，你看我还行吧？以前，我是专门干护理的。”汪点点把削好的苹果递到柴玉兰手上。“怪不得呀。我说你干活咋那么利索那么有条理呢。”柴玉兰慢慢吃着苹果，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采访的事，汪点点一直没再说。收拾房间、做饭、洗衣服，汪点点边干边和柴玉兰很随意地聊着。柴玉兰心里暖暖的，觉得这个记者一点架子也没有，真的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晚上，汪点点照顾柴玉兰吃完饭，又照顾她洗

